

## 远去的风

□张素平

逝去的人就如那远去的风，在清醒时刻无法触摸，唯有似醒非醒的梦中才可遇见。

凌晨三点，辗转难眠，思绪混沌，意识朦胧。躺在床上，透过窗帘缝隙看向窗外，入眼是一片灰暗，凌晨的城市灰蒙蒙的，既不明亮也不黑暗，像蒙着纱的女子脸庞，朦朦胧胧，不甚明晰，带着未知的迷茫。

“滴答，滴答”，声音从楼下传来，不是雨声，空调从封闭的房间置换出的水汽，在管道中凝结成液体，顺着管道的方向自由落体，一路飞奔，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，她热情过度，以至于大地都有些承受不住，发出滴答滴答抗议的声响。

呼呼的风声从脑海传来，那是记忆深处的风扇在运转。我躺在老家酒红色的木质沙发上，对面是一个圆形的白色风扇，她坐在浅蓝色的中堂柜上，在电的

驱使下，使劲的煽动五个翅膀，一圈又一圈，由缓慢到急促，周边的空气被她捕捉，一股脑向我扑来，掀起我单薄的衣衫。我闭着眼，细细感受风的抚摸，身上的热气跟风私奔去了远方。

迷糊间，风好像没了力量，远去的燥热回归，额头冒汗，衣衫与身体粘连，意识在将醒未醒之间徘徊。突然，一阵清凉袭来，风又来了，很轻很柔软，像女子温柔的触摸，一阵接一阵，不急不缓，但这次却没有任何声响，安静又有力量，心中疑惑，想要睁眼看一看，但抵不过周公的召唤，彻底进入了睡眠。

与周公约会结束，我睁开眼，门外已是日落西山。院子中间的泡桐树依然那么葳蕤，深绿的树叶铺满了院落上方的天空，像个慈祥的老者，用她巍峨的身躯守护着这座有些破败的院子。我坐起身，风扇不知何时罢了工，浅绿色的风叶

静静的盛开在扇中央。转身走下沙发，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把老式芭蕉扇，那是奶奶的扇子。

奶奶已离开很远，不再回来，她满是皱纹的脸庞经常在我梦里出现，她那把很轻的芭蕉扇，那微凉的风，无声的关爱，都随她离去，一去不复返。

窗外有车声传来，不知是夜半归家的旅人还是早早上班的清洁工人，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生存的本钱，不敢停歇，不知疲倦，就像这世间大多数人一样。身处城市的人们整日穿梭于钢筋水泥铸就的高楼大厦里，来来往往，匆匆忙忙，演绎着忙碌的生活模样，无暇深想。唯有夜深人静，万物停歇，才能看看自己的心，想一想记忆深处那些逝去的脸庞。

窗外滴答声继续，困意袭来，那远去的风在梦中又一次向我走来。



在位于江南城市的一个小院里，有一块玉米地。

玉米是他在春天种下的，玉米种子是他从河北老家带来的。小院不大，一行9棵，他种了4行。大城市大多都是楼房，有院子的不多，即使有个小院，大家也都会选择养花、种菜，像他这种种庄稼的不多。

玉米秸吸足了阳光和养分，长势喜人，不久就有一人多高，玉米穗也如拂尘般摇摆，并且很快探出了脑袋。玉米根深深扎进泥土，抓地稳而有力，有的裸露出来，盘根错节，遒劲如龙爪。玉米茎一节一节的，彰显着生长的力量，36棵玉米，青纱帐一样护佑着小院。

这时，便有路过的邻居驻足，赞叹一番，他们没想到在大城市也能看到玉米地，更没想到玉米在大城市也能长，而且还长得这么好。他也常常凝视这36棵玉米，没想到老家的种子，跋山涉水，千里遥远，也能长得这么好。

他的老家位于河北大平原，小时候家中缺粮，玉米产量高，是家里的主食。他常见母亲蒸玉米面的窝窝头，她把兑好水的玉米面，使用手撮，然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再把一个个的剂子团成一头尖尖，底下是窝的形状，然后放在笊篱上蒸。母亲有时候也会把面团拍成饼子，贴在锅壁上，蒸熟了，两面焦黄，香气诱人。上学的时候，他和二哥一大早起来，一个人烧火，另一个人把又凉又硬的玉米饼子掰成小块，放在锅里蒸熟，三口两口吃下，便是一顿饱饭了。

那时，新鲜的玉米棒子掰下来，搓下玉米粒，放在碾盘底下。毛驴蒙上眼睛拉着碾碾子，把玉米粒碾碎，粗粗拉拉，便成了玉米糝子。玉米糝子金灿灿的，锅里倒几瓢水，洒入玉米糝子，烧火，煮沸，熬成粥，黏黏糊糊，顺滑爽口。用家乡的水熬成的玉米粥，味道独特，特别好吃，外出几十年，他再也没喝到如此有灵魂的玉米粥。

长在城市的36棵玉米，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不管老人还是孩子，经过这片玉米地的时候，都会停下来，观望一番。小朋友们明白了玉米是怎么来的，老人知道了玉米成长到了哪个环节。

玉米地俨然成了小区的一道风景，在这个美丽的城市，有许多像玉米一样奔波而来的人们。所以当知道千里之外的玉米奔波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对它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。

“这片长在城市的‘玉米林’，和我们河北大平原的玉米地，简直没法比！我们老家的玉米地一望无际，一棵棵玉米像整装待发的士兵，个个英姿飒爽。那风采、那气势、那豪迈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！”他时常骄傲地对路过的邻居讲。

一天傍晚，一个路过的邻居说：“玉米熟了，得抽时间回老家去看看了。”他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奔波到城市的玉米，看着它们在远离故土的城市里迎风招展……他的眼睛突然有种湿热的感觉：好久没回老家了，确实得抽时间回去看看了。

## 城市里的玉米地

□葛鑫

## 柴火暑假

□何小琼

傍晚散步，路过南宁十九中，许多学生大包小包，还有推着皮箱兴高采烈地跑出来。学校门口是等待的父母亲，放暑假了！开心的声音弥漫在空气中，愉悦而兴奋。七月，暑假到来，这两个遥远的字瞬间让我思绪飘浮……

年少时的家，住在靠近一个小镇的高坡上，平房灰瓦，一排有10户人家。每家的门前都有一个柴棚。而每年暑假，就是我们被大人们驱使拾柴火的最佳时候。

暑假的天气是每年最火热，空气散发着焦躁的味道，蝉鸣震天。我们周末撒欢的附近的山林是干柴聚集的好地方。于是，每家孩子都接到“圣旨”：“暑假都赶紧拾柴火，贪玩没饭吃。”每到这时，要趁着暑假多些时间积攒柴火，少花钱。于是，我们的暑假，被我们称为柴火暑假。

到远处拾柴火，要穿过大片的田地，那时的稻田正是旺盛时期。我们走在狭小的田埂上，踩着那软绵的草和松软的隆起的泥，以飞奔前行，还惹起农人的呼喊：“别踩到了稻谷。”我们欢笑着冲向目标。

山林的草和树一片郁郁葱葱，干燥的树枝脱落之后散落在四周。有的粗有的细，有的挺直，有的弯曲，还会有蚂蚁之类的小动物爬上爬下。盛夏的柴火是最适合燃烧的，春天的会湿润，拾了回家晒也不会干；秋天不是掉树枝的时候，最多有飘零的树叶；冬天的树大多数会秃，风雨侵袭，一片狼藉，就算有树枝拾，也是晒不干燥，会发霉。可想而知，暑假的柴火才是最佳选择。

我们兴致勃勃，每人带着几根绳子，是母亲们细心编织的。摊开绳子放在地上，就撒开腿四处搜寻树枝。开始是拿，接着是抱，最后是满满一大怀，冲到自己的绳子前面，往下一丢，转身继续。没有一个人偷懒，谁都会积极，因为完成之后就是我们玩耍的时候，谁要是回家背不回令母亲满意的柴火，除了被训斥，还会被侵占下次出门的权利。暑假有满满两个月呢，除了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拾柴火是最大的快乐了。

柴火是一日三餐的保障。拾了回来要找干燥的地方摊开来晒，还要看时间翻面。而这时，父亲会在一旁劈柴，这些柴要买，一根根有父亲小臂粗，父亲挥起

锋利的斧头把它们一分为二，再细细劈成小根。剩下的就是我和弟弟们的工作，搭柴火。姐弟三人，一人占一个位置，面前是一堆柴火，先搭一个井字，然后一层层往上搭，要搭得稳当，漂亮。每天清晨和傍晚是父亲劈柴，我们搭柴火的最佳时候，因为这时天气凉爽些。往往这时，母亲会适时高声说：“搭得不错，今天煮绿豆糖水，晚上有鱼。”于是，我们干得更欢了。

不记得几年级的暑假，母亲教我用柴火煮饭。先把树枝放在炉灶里，放散一些，滴几滴火油，划火柴点燃，接着放细木柴，干燥的木柴很快噼哩噼啦地响起，熊熊的火焰跳跃起来。于是，我乐此不疲地爱上煮饭，并且轻车熟路煮得很是不错。

小学时的暑假记忆，都与柴火有关，上了初中之后，家中已经用上煤炉，接着用了电磁炉。家里的柴棚就搁置着，却感觉放暑假在家缺少了些快乐。如今的我人至中年，看到学生们满心欢喜地要过暑假，心中不免感叹！他们的快乐跟我的肯定不一样，但同样会是许多年之后最美好的记忆。

## 悠悠书香凉夏日

□李廷英

古人云：“读书遣长夏，乐而忘暑热。”夏日虽长，但可以读书纳凉消暑，凉夏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。

读书，是文化的天堂。读书消暑能让内心充满清凉，读古人盛夏消暑的诗词如听林间的清泉之音。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诗仙李白消暑的方式是自由自在地在树林间奔走，任由凉风拂过肌肤，是何等的畅快凉爽。高骈在《山亭夏日》写道：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绿树葱郁夏日漫长，楼台的倒影映入池塘，烈日照耀下的池水晶莹透彻，微风吹

来水光潋滟，满架蔷薇散出一院芳香。

读书，是知识的海洋。陆游在《夏日六言》写道：“溪涨清风拂面，月落繁星满天。数只船横浦口，一声笛起山前。”清凉的风迎面吹来，遥望天空，点点星光照亮了浦口的船只，引得山前笛声作响，余音绕梁，令人心醉。在清风绿荫之中步入知识的海洋里，用文字给心灵荫蔽出一片清凉。听蛙声蝉鸣，闻稻荷飘香，看月光普照，感受那一份逸致，静享那一份闲情，喧嚣的世界变得安宁，浮躁不安的心渐渐舒展平和。

读书，是精神的世界。苏轼有“雨昏石砚寒云色，风动牙签乱叶声。”陆游则有“急雨声酣战丛竹，孤灯焰短伴残书。”这里有雨打，有雷响、蛙声、鸟鸣，及蝉唱。清人张潮《幽梦影》说：“读史宜夏，其时久也。”或因为史书厚重绵长，正好

与夏日之长契合。读四大名著，读世界名著，读史书，读哲学……读到妙处，普天之下一片凉爽。古人说：“夏读书，日正长，打开书，喜洋洋。”悠悠夏日长，读书好清凉。

读书，是智慧的钥匙。手中轻拿喜欢的书籍，眼睛在白纸上黑纸之间跳动，闻着那淡淡的纸墨幽香，一页又一页慢慢地翻过去，文化的厚重和历史的悠长都浸透在里面，书读到妙处，早已不觉炎热，但觉清凉自心底涌起，心灵仿佛也铺满了一地阴凉。读书，收获的不仅是知识，还有一份内心的沉稳与自信。

“书香生葳蕤，衣襟簪夏花。”养心莫如静心，精心莫如读书，在炎热的天气里，捧一卷书，在书海中寻求一份清凉，最是惬意。

